

KONGJIAN YU LISHI WEIWUZHUYI

# 空间与历史唯物主义

尤 金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KONGJIAN YU LISHI WEIWUZHUYI

# 空间与历史唯物主义

尤 金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孔 欢

封面设计：吴燕妮

责任校对：周 昕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间与历史唯物主义 / 尤金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1

ISBN 978-7-01-020345-4

I. ①空… II. ①尤… III. ①空间-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IV. ①B016.9  
②B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21240 号

## 空间与历史唯物主义

KONGJIAN YU LISHI WEIWUZHUYI

尤 金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6

字数：258 千字

ISBN 978-7-01-020345-4 定价：4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振兴计划资助项目



## 序 言

作者这本新书的出版，在中国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几十年来，西方的批判理论已经见证了一个空间转向，这个转向与人类生活的空间维度和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地理学密切相关，并已经获得了高度关注。而这本著作部分地受惠于像大卫·哈维那样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的著作，同时理论灵感方面也应当归功于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亨利·列斐伏尔的理论工作。

列斐伏尔作为法国抵制纳粹主义的活动家以及在 1957 年以前作为法国共产党的一员，在法国他还有着很长一段时期的哲学教授生涯。除了写了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的著作之外，列斐伏尔还是一位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问题上的开路先锋。他的最重要的著作是 1974 年在法国第一次出版的《空间的生产》，此书在 1991 年被翻译成英文。在这本书中，列斐伏尔提出空间并不是人类在其中生活的空洞的容器。他超越了牛顿学说的抽象空间概念，把空间表述为具体的复杂的动态的范畴。他讨论说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空间并不只是现成地在那里，而是产生于人类活动。他的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城市空间，在其中，各种建筑、道路、交通与通信系统都是人类劳动与技术的复杂的建构物。空间对于列斐伏尔来说，大量掺杂着时间，它完全就是历史的。

作者显然理解了这种洞见的重要性。如果空间是时间的，那么它就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术语来分析。因此，作者回到马克思，尤其是回到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去阐述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隐性空间话语”。这是一个丰富而深刻的思考，它应该对中国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作者正确地讨论了马克思的，尤其是在《资本论》第 2 卷中得到成熟的表述的商品流通理论，并且在商品生产的具体空间场所以及对为了实现商品的价值而形成

的商品运输与流通所经历的其他空间中强调了资本主义的空间向度。这种空间向度在真正的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在其中，商品生产链与分配网络已经塑造了世界空间。

通过在马克思的著作和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提供给我们关于空间的重要作用的分析，作者已经对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作出了自己的非常重要的理论贡献。这本具有重要价值的著作对在中国以及在其他地方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将开启新的诸多讨论与方向。

大卫·马克奈理  
约克大学政治学教授  
加拿大多伦多

# 目 录

|                             |     |
|-----------------------------|-----|
| 序 言                         | 001 |
| 导 言                         | 001 |
| 第一章 国外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语境中的空间问题式    | 019 |
| 第一节 晚年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问题式          | 020 |
| 一、生产的空间与空间的生产               | 020 |
| 二、从数学空间、精神空间到社会空间           | 026 |
| 三、社会空间：一种物的有用性的关联整体         | 030 |
| 第二节 苏贾：后现代地理学语境中的空间问题式      | 034 |
| 一、社会与空间：一种本体论上的辩证法          | 035 |
| 二、空间性：一个社会存在本体论上的规定性        | 040 |
| 三、“第三空间”：一个空间化的辩证法批判        | 046 |
| 第三节 青年卡斯特：城市社会学批判语境中的空间问题式  | 052 |
| 一、反对列斐伏尔：社会结构决定社会空间         | 053 |
| 二、空间：一种社会结构的物质表现            | 056 |
| 三、社会结构中的空间：经济空间、政治空间与意识形态空间 | 060 |
| 第四节 大卫·哈维：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语境中的空间问题式 | 064 |
| 一、社会过程决定空间形式                | 065 |
| 二、绝对空间、相对空间与关系空间            | 068 |
| 三、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空间版的历史唯物主义       | 073 |

|                                       |     |
|---------------------------------------|-----|
| 第二章 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与空间                       | 080 |
| 第一节 实践的双重规定性：历史性与空间性                  | 081 |
| 一、《提纲》与马克思哲学的问题式                      | 081 |
| 二、实践及其历史性                             | 086 |
| 三、实践的空间性                              | 091 |
| 第二节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隐性空间话语                 | 094 |
| 一、“回到现实生活”：一个讨论社会空间的方法论前提             | 095 |
| 二、历史本体规定中的空间意蕴                        | 099 |
| 三、走向“世界历史性存在”：一种“空间解放”的批判性话语          | 105 |
| 第三节 “一定的”历史批判语境中的“空间指向”               | 109 |
| 一、“一定”社会存在的空间指向                       | 109 |
| 二、历史辩证法的双重视域：历史与空间                    | 113 |
| 三、一定社会空间视域中的关系批判：“雇佣劳动与资本”            | 118 |
| 四、一个理论小结：生产方式与空间                      | 122 |
| 第四节 历史辩证法的空间视域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深化           | 128 |
| 一、历史辩证法双重视域中的“孤立的个人”与“生产一般”           | 128 |
| 二、历史辩证法视域的“反转”：在“空间”中再现“历史”           | 132 |
| 三、历史辩证法空间视域中的“劳动一般”                   | 139 |
| 第三章 资本存在与空间——基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语境的分析 | 144 |
| 第一节 “货币之为货币”的形式规定及其特征                 | 145 |
| 一、“货币之为货币”：交换活动中的双重“象征性存在”            | 147 |
| 二、货币存在境域中的“社会联系”与“历史性”                | 153 |
| 三、货币关系的独立性与外在化及其历史性意义                 | 158 |
| 四、“在货币之中”的致富欲望、平等与自由                  | 161 |
| 第二节 流通的资本形式规定性分析                      | 166 |
| 一、“让流通成为流通”：创造交换价值的“生产”               | 166 |
| 二、资本流通过程的特征：交换价值的不灭性                  | 171 |

|                            |     |
|----------------------------|-----|
| 三、“资本之为资本”的关键环节：资本与劳动的“交换” | 175 |
| 第三节 生产的双重形式规定性及其空间性        | 179 |
| 一、在资本之中的“劳动”               | 180 |
| 二、生产的物质形式与资本形式的规定性         | 183 |
| 三、剩余价值的生产                  | 186 |
| 四、劳动协作关系与劳动空间              | 190 |
| 第四节 资本流通过程的空间性             | 198 |
| 一、资本的界限及其空间性的内在张力          | 199 |
| 二、资本流通的时间与空间               | 203 |
| 三、固定资本与社会空间的资本性            | 207 |
| 第五节 商品的二重性与资本的空间批判         | 212 |
| 一、商品的二重性与资本空间的二重性          | 212 |
| 二、剩余价值与资本空间批判              | 217 |
| 三、资本存在境域中的“空间关系”           | 224 |
| 主要参考文献                     | 235 |
| 后 记                        | 246 |

# 导 言

## 一、空间问题的凸显：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发展中的当代问题

在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问题的凸显，绝不是一个主观想象的理论问题，而是有着深层的历史现实与理论背景。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空间问题研究的开拓者列斐伏尔的时代背景那里来说，正值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资本积累过程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统治不仅在空间扩大了，而且其内在矛盾使社会空间形态也发生着剧烈变化。这一点，应该说在马克思恩格斯以阶级关系的冲突为主要特点的时代里并不明显。因此，在当时，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及其无产阶级斗争策略并没有直接关注到这一点。当面对社会空间问题时，他们当时的理论表述和具体革命策略似乎显得束手无策。在这一背景下，把空间问题纳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分析之中，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调整阶级斗争方向与社会主义策略，就显得是一个十分紧迫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

作为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开拓者，晚年列斐伏尔敏锐地觉察到了社会空间问题在其时代背景中的重要性。而资本主义的空间问题在直接可以感受的层面上，表现为城市问题。因此，列斐伏尔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尤其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提出了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城市化统治工业化”时期，资本主义通过“空间”并把空间作为工具而使自己幸存，尤其是在 1974 年《空间的生产》中提出的“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这一基本空间问题式，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空间问题推向了风口浪尖。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初，就像苏贾所说的那样，空间问题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者们讨论的问题焦点，这个焦点问题就是空间在何种意义上成为马克思历史唯物

主义的。尽管他们在空间思考上都有自己的理论风格，但是他们还是有着一致的共识，这个共识就是：社会空间是社会活动的产物。这一共识可以看作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一种具体延伸与深化。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时，他们就对社会空间的历史属性做出了深刻的说明，如他们批评费尔巴哈道：“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代活动的结果。”<sup>①</sup>不过应当承认，在当时的马克思那里，空间话语还只是隐性地夹杂在其历史理论之中。

如果我们从更大的历史背景来看，资本主义的发展实际上早已展露了其空间野心。如果说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阶级关系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突出特征，那么由于国内阶级斗争与社会矛盾的压力，资本主义开始了“空间修复”（大卫·哈维语）。到了19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寻求海外殖民地达到了高潮，并进而过渡到一个更高的历史阶段——帝国主义。这样，资本主义在全球空间的扩张不仅扩大了自己的生产方式的外延，而且还转移了自己的国内的矛盾、降低了成本与风险，并提高了资本的利润率。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争夺和重新分配殖民地的战争加剧了全球革命形势，俄国十月革命正是在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中冲出重围并取得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许多落后民族与殖民地国家揭竿而起，争取自己的民族独立与解放，社会主义阵营也获得了空前的壮大，这种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局面，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预见大相径庭。尤为重要的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压力而产生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外部联合和内部调整，在二战后使得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新情况与新问题，这些新情况与新问题直接超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直接语境。当然，这些新问题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空间问题，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全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再生产的边界与社会主义革命条件的变化。

这就实际上提出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之科学理论的分析策略及其适用性问题，或者说直接给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分析带来新的挑战。尽管

---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8页。

罗莎·卢森堡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交换”的研究实际上已经开启了资本积累的空间视角的探索，列宁有关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思想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策略的空间想象，并增强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分析力量，但从第二国际到20世纪70年代初，空间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20世纪60年代后，阿明、弗兰克、多斯桑托斯等第三世界的学者提出了有关“不平等交换”、“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帝国主义与依附”等思想，在现实问题上提出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空间问题。而大卫·哈维则借助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创造性地阐述了资本全球化的空间问题的内在机理，并把“不平衡发展的地理学”作为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核心，在全球资本主义分析方面以空间视角“升级”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sup>①</sup>哈维的这一空间视角与当时在全球化的空间分析上，与已经具有广泛影响的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sup>②</sup>相得益彰，为资本主义的当代批判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成果。

正是由于二战后的反殖民浪潮与民族革命反抗的外在压力，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社会矛盾再次凸显，集中表现在城市问题上。城市化问题既是资本存在过程的典型场所，亦是其内在矛盾最集中的表现。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围绕城市问题而形成的多种社会学理论事实上已经意识到城市的存在机制性和城市本身的整体结构特征，从而直接把城市的整体性作为社会空间的主要形式。在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批判中，首当其冲的代表当然是晚年列斐伏尔。这一时期他的理论关注焦点就是资本主义的城市问题，如《城市的权利》（1968）、《城市革命》（1970）、《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1972）与《资本主义的幸存》（1973）等著作。在资本主义城市问题研究过程中，列斐伏尔把空间视角逐步提升到哲学高度，试图把空间向度整合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当中去，这一理论成果则表现为《空间的生产》（1974）。进而影响了后面一批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家，如青年卡斯特、哈维等。我们看到，20世纪70年代，一批马克思主义城市问题研究著作的诞生确实宣扬并增强了马克思主义

① [美] 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美]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3卷），龙来寅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的现实分析力量：“在这些城市问题上的后 60 时代马克思主义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能够阐明城市问题，同时也表明一种明确的城市焦点如何能够加强作为社会和经验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sup>①</sup>

作为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理论的“三剑客”，列斐伏尔、卡斯特、哈维他们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创造性地提出了有关城市空间以及全球空间的理论，并为 20 世纪 60 年代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风起云涌的新社会运动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其中，列斐伏尔的理论贡献在于他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空间生产”视角，并试图把它收纳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之中。空间视角的产生，不仅为揭示以城市结构为重点的微观分析和以全球资本的动态积累过程为重要的宏观分析之间的内在关联成为可能，而且还在理论上为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崛起的结构主义提供了更为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明。

时至今日，正是由于历史现实层面的推动与这些空间理论家的研究影响，空间问题在今天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成为一种“显学”。这无疑应当首先归功于从正面阐发马克思主义空间问题的理论开拓者——晚年列斐伏尔。实际上，列斐伏尔之所以在自己的研究中不断强化空间理论的旨趣，一方面与 20 世纪 60 年代末以来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问题与新社会运动需求相关；另一方面，在城市空间问题研究中，他感觉到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短板”，力图从“元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补充，从而满足现实的革命理论的总体性要求。因此，在空间的本质上，他力图从空间角度重新表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雄心，从而发动了一场把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的理论革命，提出了著名的“空间生产”这一理论范式。在他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的延续已经从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因此，他强调：“空间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它被利用来生产剩余价值。土地、地底、空中甚至光线，都纳入生产力与产物之中。都市结构及其沟通与交换的多重网络，成为生活工具的一部分。城市及其各种设施（港口、

---

① Katznelson, I., *Marxism and The City*,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92.

火车站等)乃是资本的一部分。”<sup>①</sup>可见,空间生产的观点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生产已经不仅仅单纯是某个企业或工厂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结构的问题。

而作为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理论的“三剑客”之一的卡斯特,他的成名之作当属早期的《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应当说,卡斯特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流派,但是在城市社会学批判上,列斐伏尔关于城市化的研究对卡斯特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他接受了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这一基本立场,但是反对了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范式,而始终坚持社会结构决定社会空间的分析路径。他在《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一书中就提出了关于城市的核心看法,即城市是空间上的投射,社会关系结构赋予了空间具有一种形式、功能和社会意义。对城市空间的分析就是对社会关系结构的分析。在城市问题上,他反对了列斐伏尔“城市化统治工业化”的观点,进而反对了空间生产的范式。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基本立场上,卡斯特还是与列斐伏尔相一致的,他只不过是反对后者把空间问题过度提升到本体论位置。卡斯特强调,城市空间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结构的一种物质表现,因此,城市空间不能从其空间组织本身来定义,而必须置于社会关系结构之中来探讨。由此,他强调社会结构和阶级斗争的变化并由此考察在城市空间上的表现。

总的看来,卡斯特的早期研究聚焦于影响城市结构的力量,突出强调了社会运动和意识形态问题。尽管在1983年之后,卡斯特告别了马克思主义,从而走上比较中立的政治路线。但是,他的转向并没有完全舍弃早期的理论,只不过是在研究上强调了社会政治过程之外的经济和技术因素的重要性。因此,我们看到,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理论深化与转型中,尤其是他的著名的“信息时代三部曲”,都更加强调了社会经济与技术因素对社会空间结构的重塑作用。<sup>②</sup>在此道路上,卡斯特最终逐步告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表现

① [法]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

②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千年终结》,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为所谓中立的综合性社会理论特征，应当说这也是他不断追问社会空间的内在形成机制与意义的城市空间逻辑的理论必然。

与卡斯特从激进路线走向中立不同的是，大卫·哈维恰恰由原来的中性的地理学走向激进政治学，最后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而且一直是坚守到现在，成为晚期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哈维从一名实证地理学家转向一名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他并不是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运用到地理学之中，而是相反，他在自己地理学的视域中看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在空间研究上的忽视，这使得他认为有必要重建空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应有地位与功能。在这种理论冲动支配下，他通过空间视角提出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独特理解，同时要求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以扩大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视野。

总的看来，哈维是一位非常具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既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的总体把握（如弹性积累和时空压缩问题），又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重构和发展中形成自己的理论风格，尤其是在以他所提出的关系时空辩证法为基础的空间批判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批判方面都形成了积极的理论成果。尤其是近些年来，作为蜚声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全球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和新社会运动等多个领域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他是一位以空间视角而形成重大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在今天的资本全球化的时代中，随着以通信、交通为核心的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劳动力、货币、信息与技术在国际上的高度流动与交换，资本成为在全球空间的重新布局的重要推手。由此带来的阶级、生态、种族、性别、宗教、国家以及其他政治主题也都发生着剧烈的变化。这些变化在为当代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提供新的契机的同时，也带来了从空间方面对它提出巨大的挑战，从而直接引发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当代重建的要求。从空间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来看，马克思主义学者不仅在这一理论的深化过程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且正是他们不断探索空间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联系，从而促进了从空间理论角度对现代社会批判的理论深入。显然，无论是从现实层面，还是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层面，空间视角的兴起与发展，也是我们当下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向度及其意义

“空间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在马克思主义“空间转向”之后，在元理论层面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遭遇到的“致命性危机”。这是由晚年列斐伏尔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解释以来，大多数空间理论学者都持有的这样一种基本立场，即历史唯物主义与空间不兼容，如晚期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卫·哈维提出，由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过时而必须升级到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苏贾干脆就另起炉灶地提出了“地理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补充，等等。面对这样一些理论情境，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下问题：历史唯物主义与空间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难道真像这些学者们所说的那样，在面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时，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已经过时而必须加以改造？还是说，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具有空间维度，因而空间内置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中？

在这个问题上，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问题的开拓者列斐伏尔来说，他倒并不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与空间是互相不兼容的。事实上，他的空间生产的主体逻辑恰恰是建立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逻辑之上的。只不过，他在空间向度上过度地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使得他有点矫枉过正。实际上，列斐伏尔一开始就从哲学上站在从历史唯物主义逻辑内部开始他的空间生产逻辑的建构的，再加上他那令人眼花缭乱的现象学逻辑的空间话语，这使得他的空间生产的话语呈现出浓浓的哲学风。这使得后来的许多空间理论学者，无论是哈维，还是卡斯特，并没有真正理解他的理论用意，而只是批评他的空间生产逻辑。他们不赞同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逻辑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没有理解列斐伏尔的空间概念。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实际上从哲学本体论上把空间概念定义为一种物的有用性的关联整体，这是一种十分深刻的见解。因此，空间在列斐伏尔那里并不是一个经验性的概念，而是一种由社会性实践（物质生产或身体的生产）生产出来的一种关系性存在。在这样的空间概念的基础上，他显然不会认为，空间是外在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因此，列斐伏尔的真正理论用意恰恰在于想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内部补充空间这一向度。只不过，当他使用现象学逻辑的空间话语时，就使得他的空间话语远远超

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边界。

事实上，当我们说，“这块土地是私有的”、“这座大厦是某某资本集团的”、“这片区域是某某法院的”、“那片区域是政府的”等等这些表述时，无疑都描述了空间的社会性。自然空间已经被人类活动所肢解了，这些散落的空间被重新编排到当下的社会存在之中。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些散落的空间，如高楼大厦、广场、田地、铁路等等这些物质实体通过数学物理范畴重新体验为自然空间，甚至我们可以通过建筑美学把城市空间如何“打扮”得更加漂亮，也可以到城市郊外去领略那风景如画的乡野风光。但是如果不把这些散落的空间在社会存在之中重新加以理解，不在人类社会生产方式之中来理解，这些散落的空间就只能在日常意义上重新被对待为单一的“自然空间”，对社会空间概念的理解就愈加不可能。

列斐伏尔关于社会空间的深刻思考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参照。笔者非常赞同列斐伏尔在历史唯物主义内部研究空间向度的这一理论努力，并且同样认为，社会空间本身就是人类活动的社会产物，它不同于物理几何空间与精神空间，而是被理解为一种由人类活动所创造的各种各样的“人造物”按照人类的效用性关联而构成社会存在的空间性。在社会存在内部，各种“人造物”被安置在不同的位置上，这种分散的位置是通过各种“人造物”的有用性关联而获得自身统一的空间性。因此，社会空间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显然，这种社会空间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外，而是恰恰在其内部。那么紧接着的问题就是：空间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部构成要素？对空间的研究的理论意义何在？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身。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当马克思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的时候，他实际上就已经把费尔巴哈眼中的“感性客体”放在人的实践活动之中来理解审视，从而打破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直观性。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视域中，人的感性活动相对于“感性客体”来说是更为本体的东西。人类的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正是由各种各样的“感性客体”构成的。也正是这些“感性客体”的互相关联构成了一定的社会存在的空间性。显然，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那里，这种空间性不是一